



陳子昂文集卷之七

明都御史王 廷校刻

明人黃姬水劉鳳同校

雜著

上大周受命頌表

天授九年

臣子昂言臣聞昔周道昌而頌聲作遂能昭配天地光
烈祖宗垂之無窮永為代典伏惟神聖皇帝陛下闡玄
極昇紫圖光有唐基以啓周室不改舊物天下惟新皇
王已來未嘗覩也臣聞仲尼曰聖人丘不得而見之矣
又曰舜禹之有天下丘不預也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丘已矣夫皆傷不得見大道之行而鬱悒也臣草鄙

愚陋生長休明親逢聖人又覩昌運舜禹之政河洛之
圖悉皆目見幸亦多矣今者鳳鳥來赤雀至慶雲見休
氣昇大周受命之珍符也不稽元命探祕文採風謠揮
象物紀天人之會以協頌聲則臣下之過也有國彛典
其可闕乎臣不揣朴固輒獻神鳳頌四章以言大周受
命之事誠未足以潤色鴻業揄揚盛美亦 臣區區丹
慊之至謹輒詣洛城南門奉進塵冒旒冕伏表慚惶

大周受命頌四章

并序

臣聞大人升階神物紹至必有非人力所能存者上招
飛鳥下動泉魚古之元皇祗承上帝所以協人社匹天
休卓哉神明昭格上下莫不以之矣是故物有可則而

道有可宗謂之文獻其原上也緬哉有唐欽崇天命三
祖繼統品物咸章玄曆改元黃瑞告神皇出地輔一作
陟天階歷軒轅登太昊集乎初始之極以授我皇符鳥
之肇开辟元台女希氏姓神功大哉莫不盛於茲日矣
乃察璿璣積寶命發玄譏升紫圖則天粲然皇文炳也
非夫昇光之曜魄寶之精其孰能威神皇赫赫若斯者
哉是時三階底平百揆時序天下昌矣玄功溥矣西土
耆老欣然來稱曰至哉天子恤我元元勤勞下都升聞
上帝臣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皇帝嗣武以主七鬯豈
不宜乎神皇宵然迺登崑崙之臺修三統觀五始探命
曆之紀則知元氣之所造也方採鍾龍泉鳴鳳協林黃

之律以因生賜姓九月戊申朔越日巳卯 神都耆老
遐荒夷貊緇衣黃冠等萬有二千餘人雲趨詣闕請曰
臣等聞王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皇帝二十五子班爲
十二姓高陽氏才子二八命爲十六族書云祗台德先
不拒朕行然則聖人起則命曆昌必有錫氏之規臣等
伏惟陛下受天之符爲人聖母皇帝仁孝肅恭神明可
以纂武承家以克永代陛下崇錫類垂憲章不易日月
天人交際斯亦萬代之一時臣等固陋不達大道敢昧
死上聞神皇穆然方御珎圖謙而未許也越翌日庚辰
文武百寮又與耆老夷貊道俗等五萬餘人守闕固請
曰蓋臣聞聖人則天以王順人以昌今天命陛下以至

人以陛下爲母天之丕律元命也人之大猷定姓也陛
下不應天不順人獨高謙讓之道無所憲法臣等何所
仰則敬冒昧萬死固請是時目踵昆吾有鳳鳥從南方
來歷端門群鳥數千蔽之又有赤雀數百從東方來群
飛映雲迴翔紫闥或止庭樹有黃雀從之者又有慶雲
休光半天傾都畢見群臣咸覩於是衆眎雲萃囂聲雷
動慶天應之如響鸞象物其猶神咸曰大哉非至德孰
能觀此昔唐虞之瑞迹聽矣今則見也天物來聖人革
時哉况鳳者陽鳥赤雀火精黃雀從之者土也土則火
之子子隨母所以纂母姓天意如彼人誠如此陛下曷
可辭之昔金琴鳳凰鎬京黃鳥赤氏朱鳴有吳丹鳥皆

紀之金冊藏之瑞府以有事也陛下若遂辭之是推天
而絕人將何以訓於是皇肅然曰俞哉此亦天授也乃
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建大周之統曆革舊唐之遺號
在宥天下咸與惟新賜皇帝姓曰武氏命爲嗣皇宗乎
紹天統物其赫胥大庭之上事已乃獻頌曰
天命神鳳降祚我周彩容有穆其儀孔休惟我有周實
保天德上帝臨命纂承唐極人曰天右一作祐有皇女希
造天立極緬然猷徽赫我皇帝乃先厥徽匪天之命鳳
鳥誰歸因生錫氏革號機豈不順乎天而應乎人帝
曰俞哉

右神鳳章

翩翩赤鳥朱火之光含神之務祕帝之祥在昔甲子降
祚于昌今則庚辰翩翩來翔來翔維何祚我聖皇堤堤
黃鳥載飛載揚從火之母應土之王體仁資孝嗣我嗣
皇恭膺錫氏稽首龍章天授萬年聖帝煌煌

右赤雀章

崑崙元氣實生慶雲大人作矣五色氤氳昔在帝鴻南
風旣薰蕙芳爛湯郁郁紛紛曠矣千祀慶雲來止玉葉
金柯祚我天子非我天子慶雲誰昌非我聖母慶雲誰
光慶雲應矣周道昌矣九九八千天授皇年

右慶雲章

眉道赫兮天寶開八方協公兮萬國來天人應兮雷雨

作聲教殷兮宇宙回璿圖寶兮稱萬歲神皇穆兮崑崙
臺

右肱頌章

國殤文一首 并序

丁酉歲三月庚辰前將軍尚書王孝傑敗王師於榆關
峽口吾哀之故有此作

天未悔禍兮熾此山戎雷老昏幼兮人懼其窮帝用震
怒兮言剪其凶出金虎兮曜天鋒掃宇宙之甲馳燕薊
之衝何士馬之沸渭若雲海之洶洶荆吳少年韓魏勁
卒戈矛如林白羽若月且欲蹈烏丸之壘刈赤山之旗
聯青丘之敷封黃龍之屍凶胡猖獗姦險是憑蛇伏泥

滓蟻鬪丘陵哀我將之乞勇兮無美畧以是膺陷天井
之死地屬雲騎以相騰短兵既接長戟亦合星流飈馳

樹離一作雜山沓智無所施其巧勇不能制其怯頓金鼓

之雄威淪輿尸之敗業天乎哀哉嗚石既書白日頽主
將已死士卒哀徒手奮呼誰救哉含憤沉怒志未迴殺

氣凝兮蒼雲暮虎豹慄兮殤魂懼殤魂懼兮可柰何恨非其死

兮棄山河血流骨積殪荒楚思歸道遠不得語降不戮
兮比不誅歿不賞兮功不圖豈力士之未殉誠師律之

見孤重曰壯士雖死精魂用凶醜爾讎不可縱我聞強
死能厲灾古有結草抗杜回苟前失之未遠儻真讎之

在哉嗚呼魂兮念歸來

禡牙文

萬歲通天二年三月朔日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某
敢以牲牢告軍牙之神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奸慝竊
命戎夷不恭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育萬
國寵綬百蠻青雲千呂環入貢文有年矣契丹凶敢
亂天常乃蜂屯丸山豕食寮野宴安鳩毒作為挽捨天
厭其凶國用至計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軍已集吉
辰協應旄頭首建羽飾前列夷貊咸威將士聽誓方俟
天休命為人殄灾惟爾有神尚殲乃醜名太一會雷公
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掃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
來同以昭我天子之德之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哉無

縱世讎以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榮海文

萬歲通天二年月日清邊軍海運度支大使虞部郎中
王玄珪敬以牲酒馳獻海王之神神之聽之我國家昭
列象胥惠養戎貊百蠻率職萬方攸同鮮卑獨獺忘道
悖亂人棄不保王師用征故有渡遼諸軍橫海之將天
子命我羸糧景從今旌甲雲屯樓船露集巨欲浮碣石
凌方壺襲朔裔即幽都而漲海無倪雲濤洄瀟胡山遠
島頭洞天波惟爾有神肅恭令典導鷁首騎鯨魚河風
伯遏天吳使蒼兕不驚皇師允濟攘慝勦虐安人定灾
蒼蒼群生非神何賴無昏汨亂流以作神羞急急如律

令

弔塞上翁文

居迫海南四百餘里有古城焉土人云是塞上翁城今
為成其基肩趾跡蓋數千年也丙戌歲考我征匈奴恭
聞北叟託國此都子尚于叟日月遐邁及今來思寔獲
心契欣問于叟何德其愚僻居幽漠浩與世殊忘情逸
馬胡寧而知福謝于隣人何達而不淑丁男旣存君子
知復人以爲極也伊懷茲土旣板且築肩禁天崇墉隍
雲矗今則荒穢世不毓其故何哉賢叟之德登叟之堂
天道何遠而茲理茫茫人世自故兮丘壠崩荒魂魄在
獨不歸故鄉叟乎叟乎我心之傷

祭孫府君文

維年月日謹以牲酒之奠致祭故延俊府折衝燕然重
孫府君之靈惟君少馳英武早効成功聲雄塞上名重
關中瞻稜威於敵國存大節於家風旣揮金而退老方
餌藥於仙童何昊天之不弔隨大化以長終白馬故人
青鳥送往素車永訣黃壚誰賞醕酒盈觴魂兮尚饗

爲建安王祭苗君文

維某年月日朔方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以酒饌之
奠祭故壯武將軍左玉鈐衛中候左三軍管主苗君之
靈君忠勇兼資戎麾夙濟烏丸作逆赤羽從軍方且任
君先鋒仍馳後勁刈鮮卑之壘摧蹋頓之師執馘獻俘

歸受國賞何圖大勛未立隨命先凋永懷咨嗟情用兼
慟故命酒奠告爾殤魂君其有靈歆茲薄酌嗚呼尚饗
祭黃州府君文

維年月日朔孫女夫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
于故黃州高府君之靈惟府君含德元亨保和光大才
堪濟世而運屬承平噐克登台而命鍾留落有瑚璉之
寶無廊廟之資豈圖大位不躋幽靈永昧尊儀潛翳三
十餘年玄殯既開黃腸已古今青鳥改卜丹旄來歸窀
穸卽期幽明永訣某等忝承嘉惠奉事門闈與言追慕
寔增感咽竊惟精意以享黍稷非馨敢陳薄酌以獻明
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韋府君文

維年月日左拾遺陳子昂謹以少牢清酌之奠致祭故
人臨海韋君之靈惟君孝友自天忠義由己有經世之
畧懷軌物之量甘心苦節風雨不改常欲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濟天下感激遐詠邈然青雲何期良策未從
大運奄忽嗚呼哀哉昔君夢奠之時值余實在叢棘獄
戶咫尺邈若山河話言空存白馬不弔迨天網既開而
宿草成列言笑無由夢寐不接永言感動何時可忘今
旄旌言歸關河方遠興言永訣今古長辭鄧攸無子天
道何知洛陽舊陌拱木猶存京兆新阡孤松已植已矣
韋生云何及矣大運之往賢聖同塵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祭宇文夫人文

維年月日朔女夫某謹以清酌嘉蔬之奠奉祭于故高氏河南宇文夫人之靈恭聞夫人有清穆之德皓潔之行淳懿肅恭內外仰則而遺風素範蕙敷蘭滋用能惠心光孚氤氲沼沚崇嚴壺訓芬郁毋儀中饋柔嘉娣姒有則豈圖慈顏幽翳於今年毫木已拱尊靈廓然今吉辰協應幽殯方開容象如在器質已灰改卜禮典宅兆方遷山園既列祖載行焉哀子號咷女也蟬媛終天永訣泣血流漣某謬承嘉惠預叨姻戚生事早睽送終空積竊聞精意以享黍稷非馨敢陳薄酌以獻明靈伏惟

夫人明神尚饗

祭率府孫錄事文

維年月日朔某等謹以云云古人歎息者恨有志不遂如吾子良圖方興青雲自致何天道之微昧而仁德之攸孤忽中年而顛沛從天運而長徂惟君仁孝自天忠義由已誠不謝於昔人實有高於烈士然而人知信而必果有不識於中庸君不慙於貞純乃洗心於名理元常既沒墨妙不傳君之逸翰曠代同侶豈圖此妙未極中道而息懷象寶而未摠永幽泉而掩色嗚呼哀哉平生知已疇昔周旋我之數子君之百年相視而笑宛然昨日交辭而悲今焉已矣人代如此天道罔然所恨

者枉天當年嗣子孤藐貧窶聯翩無父何恃無母俾馬
嗚呼孫子山濤尚在嵇紹不孤君其知我無恨泉途嗚
呼哀哉尚饗

春臺引

寒食集畢

感傷春兮生碧草之油油懷宇宙以湯湯遂登高臺而
寫憂逢美人兮不見恐青歲之遠適從畢公以酣飲寄
林塘而一留採芳蓀於北渚憶桂樹於南州何雲木之
英麗而池館之崇幽星臺秀士月旦諸子嘉青鳥之辰
迎火龍之始挾寶書與瑤瑟方蕙華而蘭靡乃掩白蘋
精繇止酒既醉樂未已擊青鍾歌綠水怨青春之萎紹
瑤華之旖旎願一見而導意結眾芳之綢繆肩示之

情蕩漾獨青雲以增愁恨三山之飛鶴憶海上之白鶴
重曰群仙去兮青春頽歲華歇兮黃鳥哀富貴榮樂幾
時兮朱宮翠堂生青苔白雲兮歸來

綵樹歌

嘉錦筵之珍樹兮錯衆綵之氛氲狀瑤臺之微日黠巫
山之朝雲青春兮不可逢况蕙色之增芬結芳意而誰
賞然絕世之無聞紅榮碧艷坐看歇素華流年不君
故吾思崑崙之琪樹歎桃李之繽紛

山水粉圖

仙圖之白雲兮若巫山之高丘紛群翠之鴻溶又似蓬
瀛海水之周流信夫人之好道愛雲山以幽求

復讎議狀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讎敵
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
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修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
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暴亂不
作蕪耻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邳人
徐元慶先時父爲縣吏趙師蘊所殺君鬻身庸保爲父
報讎手刃師蘊束身歸罪雖古烈者亦何以多誠足以
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者也然按之國章殺人
者死則國家畫一之法也法之不二元慶宜伏辜又按
禮經父讎不同天亦國家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

不宜誅然臣聞昔刑之所生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
崇德今元慶報父之仇意非亂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
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元慶之可顯
宥於此矣然則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禮防至密其弊
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寔由此今儻義元慶之節廢國
之刑將爲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
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聖人作始必
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人之
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義而害公法仁者不爲以公法
而徇私節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
以其能忘生而及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罪以利其生

是奪其德而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寘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謹議

爲建安警衆詞

夫聖人用兵以討有罪奸慝竊命戎夷不恭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育萬國寵綏百蠻遐荒戎狄莫不率職聚非欲勞人蓋逆不可縱亂不可長所以屈已推轂垂涕泣辜誠恐蒼生顛墜塗炭今契丹凶羯敢亂天常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玉帛皮弊子而寘名器正朔僭而有謀乃將詒神虐人暴殄天物故

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師已集方將問罪公等諸將及士卒已上須各嚴職事肅恭天命契丹凶賊本爲中國奴隸昏在不道勞我師徒今與公等及士卒久勤干戈冒犯霜露夫四郊多壘士大夫之耻最爾克筮一劍可屠况皇帝義兵尅期誅剪此猶太山壓卵鴻毛在爐今日之伐須如雷霆之震虎豹之擊塞旗斬馘掃孽除凶上以摠至尊之憤下以息邊人之患鼓以作氣旗以應機公等各宜戮力務當其任若能奮不顧命陷堅摧鋒金紫玉帛國有重賞若進退留顧向背失機斧鉞嚴誅軍有大戮各宜勉勵無犯典刑

金門餞東平序

昔者漢朝卿士供帳餞於東都曹國名賢傾城祖於西
郊雖時稱盛觀而人非帝族東平微英胄朱邱天人
蘊岐嶷之瓌姿得山河之寶氣劉君愛士常致禮於幽
人曹植論文每交歡於數子屬鑾輿拜日來朝太室之
前玉檢停刊言返章華之路群公以眷深王粲忘邀祖
道之歡下走以遇重荀慈謬奉芳筵之醴于時青陽一
月黃鳥群飛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烟共色江山
萬里眇然荆楚之塗城邑三春去矣伊瀍之地旣而朱
軒不駐綠蓋行遙琴樽之清讌已疲珠玉之芳言未贈
請各陳志以序離襟

梁王池亭宴序

予昂少游白屋未歷朱門聞王孫之游空懷春草見公
子之興每隔青霄弋陽公座辟青軒飾開朱邱金筵
瑟相邀北里之歡明月琴樽卽對西園之賞鄙人幽介
酒醴知慚王子愛才文章見許白日已馳歡娛難恃平
生之樂其在茲乎

薛大夫山亭宴序

夫貧賤之交而不可忘珠玉滿堂而不足貴閑門無事
對黃卷以終年高論不疲逢故人而永夜薛大夫其人
也下官昔承顏色早蒙車騎之知晚接恩光不異平津
之舊蔡邕書史許以相資張載文章見稱於代爾其華
堂別業秀木清泉去朝廷而不延與江湖而自遠名流

不雜既入芙蓉之池君子有隣還得芝蘭之室披翠微
而列坐左對青山俯盤石而開襟右澄流水掛綠酒弄
清絃索皓月而按歌追涼風而解帶談高越逸體靜心
閑神耿耿而臨雲思飄飄而遇物林軒寂寞星漢縱橫
思欲垂汗漫而群遊與真精而合契歡窮興洽樂往悲
來悵鸞鶴之不存哀鷓鴣之久沒徘徊永歎慷慨長懷
東方明而畢昴升北閣曙而天雲靜悲夫向之所得已
失於無何今之所遊傷羈於有物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送中嶽二三真人序

時龍集乙未十月二十日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放身霄嶺宴景雲林以
不可得而聞時事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

昔人嵩山有二仙人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天帝遺邈
金壇鳳蕭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歎
息常謂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翳世走青雲登玉女之
秋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大和蚺裳眇然冥壑獨
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揚仙翁玄默洞天買上士
幽棲牝谷玉笙吟鳳璫衣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
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寔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
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真骨甘焉豈知瓊
都命淺金格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繁
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之而延佇遙
會何期結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烟去黃庭極仰寥

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
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始知揚朱岐路墨翟素絲尚平
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
心吾今得之也

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序

古者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將帥訓甲兵將以外威荒
戎內輯中夏時義遠矣自我大君受命百蠻蟻伏匈奴
含蒲桃之官越裳重翡翠之貢虎符不發象胥攸同寔
欲高議靈臺偃伯天下而林胡遺孽蓬亂邊陲駘蚊蚋
之師忽雷霆之伐乃竊海裔弄燕陲皇帝哀比鄙之人
罹其辛螫以東征之義降彼偏裨猶恐威令未孚亭塞

竹梗乃謀元師命佐軍得朱邸之天人乃黃閣之元老
廟堂授鉞鑿門申命建梁國之旌旗吟漢庭之簫鼓
向而拜北道長駘蜺旌羽騎之殷戈翻落日突鬢蒙輪
之勇劍決浮雲方 獵火九都窮躡首存肅慎吊姑餘

彷徨赤山巡御日域以昭我王師恭天討也歲七月軍
出國門天晶無雲朔風清海時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
員外郎李迥季著作佐郎崔融並叅帷幕之賓掌書記
之任燕南悵別洛北思懽頓旌節而少留傾朝廷而出
餞永昌丞房思玄衣冠之秀乃張蕙圃席蘭堂環曲榭
羅羽觴寓中京之望縱候亭之賞爾乃投壺習射博弈
觀兵鏜金銑戛瑤琴歌易水之慷慨奏關山以徘徊頽

陽牛林微陰出座思長風以破浪恐白日之蹉跎酒中
樂酣拔劍起舞則已氣橫遼碣志掃獯戎抗手何言賦
詩以贈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嗟夫德則有隣才不必貴昔有耕于巖石而名動京師
詞感帝上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
奇偶有數當用賢之世賈誼竄於長沙居好文之朝崔
驛放於遼海况大聖提象群臣守規杜司戶炳靈翰林
研幾策府有重名於天下而獨秀於朝端徐陳應劉不
得劇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
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群公

愛補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蒼
龍闈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亭廻棹五湖之曲朝廷
相送駐旌蓋於城隅之子孤游淼風帆於天際白雲自
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隔丹青巴山一望魂斷涿水
於是邀白日藉青蘋追瀟湘之游寄洞庭之樂吳歛楚
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
琴起舞抗手高歌哀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
携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詠商山以卒歲返耕餌
木吾將老馬群公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

里 含絕類選作

冬夜宴臨卽李錄事宅序

下官遊京國久矣接軒裳衆矣池臺鍾鼓雖有會於終
朝琴酒管絃未窮歡於永夕豈非殊我親愛異我風謠
而使臨堂有懷聞樂增歎者也何功曹舊州耆老迹尚
於沉寘李錄事吾土賢豪義多於遊俠高軒置酒甲第
迎賓絲竹紛於綺窓琅玕盛於雕俎樓臺若盡臨故國
之城池軒蓋如雲總名都之車馬於是而興自此而遊
安得不放意留歡遺老忘死金壺漏晚銀燭花微北林
之烟月無光南浦之星河向曙赤車使者下官雖謝於
七人錦里名家群公豈慙於昔彥我之懷矣實在於斯
同賦一言俱爲四韻

忠州江亭喜重遇吳參軍牛司倉序

日月郊分春秋代謝昔歲居單闕適言別於茲都今龍
集昭陽復相逢於此地山川未改容貌俱非叙名宦而
猶嗟問鄉關而不樂雲天遂解琴酒還開新交與舊識
俱歡林壑共烟霞對賞江亭迴瞰羅新樹於階基山樹
遙臨列群峯於戶牖爾其丹藤綠篠俯映長筵翠渚洪
瀾交流合座神融興洽望真情高覺清溪之仙洞不遙
見蒼海之神山乍出旣而行舟有限嗟此會之難留別
日無期歎分歧之易遠徘徊北渚惆悵南津江陵之道
路方賒巴徼之雲山漸異嗟乎離言可贈所願保於千
金別曲何謠各請陳于五字

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府序

永淳二年四月孟夏東海齊子官于此州雖黃綬位輕
而青雲器重故能委邦君而坐嘯屈刺史而知名屬乎
鑾駕巡方諸侯納貢將欲對揚天子命我行人執玉帛
而當朝擁駢駮而戒道指途河渭發引岷嶓粵以丙丁
之日次于暉公別舍蓋言離也爾其巖泉列坐竹樹交
筵吐青藹於軒窓栖白雲於左右參差池榭亂山水之
清陰繚繞階庭雜峯崖之異勢入禪林而避暑肅風景
於中林一作中庭開水殿而追涼徹氛埃於戶外瑤琴合奏
翠竿時行譚窈窕於天人極留連於晷刻既而歡樂極
良辰征攀白日而不廻唱浮雲而告别山光黯黯疑綠
樹之將曛嵐氣沉沉結蒼雲而遂晚雖同交未阻風月

可留岐路方乖關山成恨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貴于崇
朝林嶺吾棲學神仙而未畢白青霞路絕朱紱途遙言
此會之何時願相逢而誰伐永懷千古豈知人者之交
凡我三人去盡崇不朽之迹斯文未喪題之此山同疏六
韻云爾

春晦餞陶七於江南序

蜀江分袂巴山望別南津坐恨歎仙帆之方遙比渚長
懷見離亭之欲晚白雲去矣黃鶴何之楊柳青而三春
暮我之懷矣能無贈乎同賦一言俱題四韻

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序

考察天人旁羅變動東西南北賢聖不能定其居寒暑

晦明陰陽不能革其數莫不雲離雨散奔馳於宇宙之間宋遠燕遙泣別於關山之際自古來矣李參軍白雲英曹紫氣仙人愛江海而高尋頓風塵而未息來從許下月旦出於龍泉言入蜀中星文見於牛斗野亭相遇逆旅承歡謝鯤之山水暫開樂廣之雲天自樂思道材而不見悵若有亡詰祇樹而從遊衆然舊款高僧展袂大士臨筵披雲路之天書坐琉璃之寶地簾帷後闕拂鸚鵡之香林欄檻前開照芙蓉之綠水討論儒墨探覽真玄覺周孔之猶迷知老莊之未悟遂欲高攀寶坐伏奏金仙開不二之法門觀大千之世界歡娛况晚離別行催紅霞生而白日歸青氣疑而碧山暮驪歌斷引

手將辭江漢浩浩而長流天地居然而不動嗟乎色爲何色悲樂忽而自生誰去誰來離會紛而妄作俗之迷也不亦煩乎各述所懷不拘章韻

秋日遇荆府崔兵曹使讌序

若夫尊卑位隔榮賤途分使卿士大夫倚軒裳而傲物山栖木食負林壑而驕人未有能屈富貴於沉冥雜薛蘿於簪笏天人坐契相從雲霧之遊風雨不疲高縱琴罇之賞崔兵曹紫庭公曹青雲貴人以鍾鼎不足以致奇才烟霞可以交名士皇華昭國懷鳳紵而高尋白桂追遊遨兔且而下顧大矣哉生年未識一見而交道遂存此日披懷千載之風期坐合支道林之雅論妙理沉

徽崔子玉之雄才斯文未喪屬乎金龍掌氣石鴈驚秋
天次寒而烟日無光野寂寞而山川變色芸其黃矣悲
白露於蒼葭木葉落兮慘紅霜於綠樹爾其高興洽芳
酒闌頓羲和而不留顧華堂而欲晚長歌何託思傳稽
古之文爰命小人率記當時之事人探一字六韻成篇
喜遇真侍御崔司議二使序

余獨坐一隅孤憤五靈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歲時
仲春幽卧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之車
乃故人之駕隱几一笑把臂入林旣聞朝廷之樂復此
琴樽之事山林幽疾鍾鼎舊遊語默譚詠今復一得况
比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望別之嗟洛陽無寄載之

容江關離會三千餘里名位寵辱一百年中歡娛如何
日月其邁不爲目前之賞以增別後之思蟋蟀笑人夫
子何歎

別真侍御崔司議序

朝廷歡娛山林幽海思魏闕魂已九飛飲岷江情復三
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慙無悶在林真侍御崔司議
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于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窮
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國酒醕無
以娛客至於挾清瑟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
散孤憤可以遊太清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吾欲
不謝於崔真二公笑所恨酒未醉琴方清王事靡盬驛

騎過速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謝叔度累日之歡雲山
悠悠歎不及也載想房陸畢子為軒冕之人不知蜀山
有雲巴水可與睽闕良會我心惄然請以此酣寄謝諸
子為巴山別引也陳子昂醉詞曰有道君匡國無悶余
在林白雲岷峨上歲晚來相尋

洪崖子鸞鳥詩序

鸞鳥篇者晉人洪崖子之所作也洪崖子遁我玄魁賁
其默行矯迹汾水習隱洛陽乘白驢衣羽褐遊朝市之
際雜縉紳之間時人或將襲青牛師薊子訓之陳迹也
嘗以翠鸞時棲明主之瑞君子獨立矯世之方於是和
墨澹情洒翰憑意寄孤興於露月沉浮標於山海乃集

瑤圃洗玉池翩翩然又以自得也時尚輦奉御梁國喬
偉聞其風而悅之乃刺羽翦商飛毫撥牘扣歸昌之律
協朝陽之音率諸君子屬而和之者十有五余始未知
夫洪崖也喬子慕義命余叙之凡若干首

登薊城西北樓送崔著作入都序

僕嘗倦遊傷別久矣况登樓遠國銜酒故人憤故孽之
侵邊從王師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刈鮮卑之壘天子賜
書且有相君之召而崔侯佩劍即謁承明群公負戎方
絕大漠燕山北望遼海東浮雲臺與碣館天殊亭障共
衣冠地隔撫劍何道長謠增歎以身許國我則當仁論
道匡君子思報主國一作仲冬寒苦幽朔初平蒼茫天兵

之氣真滅戎雲之色白羽一指可掃九都赤墀九重佇
觀獻凱

遂君之恩共有策勛飲至方同
廊廟之歡偃武塞弓借爾文儒之首薊丘故事可以贈
言同賦登薊樓送崔子云爾

送翹郎將使默啜序

蓋北夷不羈之日久矣天子垂玄默穆皇風而狼居革
心蟻伏請職歲一月上將恤戎乃以金章假翹公爲司
賓鄉載馳錦車諭意雲幕且欲頓單于之膝受呼韓之
朝不踰青春復命紫關其忠臣烈夫之節感激壯士矣
朝廷以赴此絕國追送近郊登熊山望燕塞黃雲千里
亭臯悠然僉曰賦詩絕句以贈

嘉一作喜馬參軍相遇醉歌序

吾無用久矣進不能以義補國退不能以道隱身天子
哀矜居於侍省且欲以芝桂爲伍麋鹿同曹軒裳鍾鼎
如夢中也南榮暴背北林設罝有客扣門云吾道存孺
子孺子黃中通理時玄冬遇夜微月在天白雲半山志
逸海上酒既醉琴方清陶然玄暢浩爾大素則欲狎青
鳥寄丹仙矣日月云邁蟋蟀謂何夫詩可以比興也不
言曷著時醉書散灑乃昏見清廟臺令知此有蜀雲氣
也畢大拾遺陸六侍御崔議司崔兵曹鮮于晉崔涵子
懷一道人當知吾此評是寔錄也若東萊王仲烈見之
必以爲真醉歌曰獨幽默以三月兮深林潛居時歲忽

兮孤憤遐吟誰知我心孺子孺子其可與理分

偶遇巴西姜主簿序

予疲爾永久未嘗解顏正欲登高山望遠壑揮斥幽痲以劇太清姜主簿倏自綿中至于林下乃飾琴酒之事雜文章之娛將蠲我憂頽靡取樂夫皓皓之白不可獨也青春之詩又誰咎也逢太平之化寄當年之歡同人羣焉而我何歎南國橘柚陽月初榮北梁山水良辰復別揮手何贈詩以永言云爾

子昂文集卷之七

陳子昂文集卷第八

明都御史王廷校刻

門人黃姬水劉鳳同校

雜著

荅制問事八條

臣今月十九日蒙恩勅召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寔昧政源然嘗洗心精意靜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在人能知人機順而施化趨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賢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

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弘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芻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倦譚亦倦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說也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忠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勅不以臣愚徵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理已備矣但刑獄尚尋法網未寬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觀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

賊叛逆之臣而爲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人寧亂必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措刑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爲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悅樂于德不悅樂于刑以刑窮于人人必慄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授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頓伏嚴誅所以虺貞群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朋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昌鴻恩滌蕩群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寔聖政之至要者也臣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

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
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
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于此也伏願神皇垂
愷悌之德務仁壽之恩勅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
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途謠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懷樂
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時
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
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
則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懼於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
神皇雖妙察獄固不可門告戶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
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法則非太平安人之務當今聖

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實冒死犯奏所
冀天鑒務求措刑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重任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
神皇深知倦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今臣所更重說者寔
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
務在任賢誠得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則
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
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別
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終君子小人各尚其類
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

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神皇
降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爲政要之至極
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
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
功可以於此而就斯寔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
也當此時不成千歲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竊爲
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
可識臣獨以爲賢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識但是議者不
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

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疾苟
且之徒智者不爲愚者謀勇者不爲怯者死猶梟鸞不
接翼薰蕕不同器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
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正接佞兩不相利
以信質僞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
者不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皆事業不同趨向各異夫
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
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
勇謀皆待其人然可獲展苟非其類道不虛行凡賢人
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達所以湮沒於時今
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臣灼然有賢

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
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垂拱明堂保神和志天
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治也今神皇憂恤萬
機日不暇給昧旦不顯中夜以思誠是群臣未稱聖任
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賢事君必諫君夫
奸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惟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
既終須賞悉終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
効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蹇本傳味道周思茂固蒙
神皇信任之矣然竟背德辜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

賢也以臣愚誠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
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任
賢欲以聖謀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况
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最須任賢者也臣聞
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絕食以去病乃不知
食絕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
猶食之在人固不為一噎而絕饌糧亦不可以謬賢而
遠正士此寔神皇聖鑒可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
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以此為務天下誠不足理也
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寔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
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

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
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然朝廷尚未見敢諫之
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
聽諫古典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德冠
三王名高五帝寔由能容魏徵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
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啓從諫之道開貞觀已來此實
為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矣夫骨
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之直臣旌賞諫士使大
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板萬代有述非神皇卓犖仁

聖臣不可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或
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委命頒賞未蒙優異臣伏
惟人臣狗節在爵與名死節功公名爵不及偷榮尸祿
寵秩或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推功勵行伏願神皇廣
求此色本傳作表勸勵百寮以及將士此曷當今聖政
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豈無言其功
賞也夫賞而不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

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
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資千
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以
此徃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有事北狄於今十有
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廷
無奇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筭爾臣伏惟
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者
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筭之機故使兵甲日多徃後日
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筭量其損益
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虛行兵不虛行賦役自
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恐
人日以疲勞不得安息伏願熟察臣言審圖廟筭則戎
狄不足滅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為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
咸知虺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雖罪其搆逆者
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思念慈仁敦
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寔大聖之德崇重宗枝然
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其顯然明知陛下
慈念之至上感聖德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
必疑慮疑慮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積則憊過
生伏願陛下明恩賜垂愷悌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

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
直道於姦邪不利姦邪不利必有讒譖此賢人之災厄
如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謗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
貞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

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
恩光將同近臣延問政要臣定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
罪然臣之誠真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妄况天子
之問敢不悉蝼蟻之誠真實罄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
固是陛下所悉見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
膽不知忘諱實戰戰慄

上蜀川安危事三條

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勅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
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羌首領二十年
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已潤屋舍一旦停廢失其
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
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旦
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已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
赴救兵至賊散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
埃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卽錄奏稱加法
以懲其姦庶可長安帖不然受其弊

蜀中運糧既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
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

不屬州縣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微歛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為光火夫賊倭憑林險巢穴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勅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劫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州大弊必是未息天恩乞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客因此侵漁剝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因即逃亡凶險之徒聚為劫賊今國家若不清官人雜後獲賊終無益天恩前使右丞宋爽按察蜀州者乞早發遣除屏貪殘則公私俱寧國用可富若官人未清劫賊之徒必是未息以前劔南蠹弊如斯即日聖恩停軍息役若官人清正劫賊剪除百姓安寧實堪富國惟乞早降使按察謹狀聖旨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上蜀中軍事三條

臣伏見劔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困弊臣不自恤竊為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資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

外此誠蜀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徃後弊之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鎮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次冒昧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碩可盈足邊郡主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輸送一斛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來多以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即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若准此賦歛每年以六十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

殄滅劔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聖母神皇制敵安人富國疆兵之神筭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劍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為九等稅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為馳主稅錢者以充腳價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虛或可採者請勒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奏聞若臣苟為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上益國事一條

臣聞古者富國疆兵未嘗不用山澤之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廣內少資儲外勤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臣愚不識大體伏見劔南諸山多有銅鑛採之鑄錢可以富國今諸山皆閉官無採銅軍國資用惟斂下人乃使公府虛竭私室貧弊而天地珍藏委廢不能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劔南諸州准前採銅於益府鑄錢其松潘諸軍所須用度皆取以資給用有餘者然後使緣江諸州遞運散納荆衡沔鄂諸州每歲便以和糴令漕運委神都大倉此皆順流乘便無所勞擾外得以事西山諸軍內得以實中都倉廩蜀之百姓免於賦斂軍國大利公私所切要者非神皇大聖誰能用之管仲云

聖人用無窮之府蓋言此也

臣某言臣伏見神皇陛下恭已受圖遐想至理將欲制御戎狄永安黎元不欲煩撓蒸人故爲無益賤臣朝不坐宴不預軍國大事非臣合言伏見松潘軍糧費過甚太平百姓未得安居臣叅班一命庶幾士類不敢自見避諱忍之不言所以不懼身誅區區上奏冒越非次伏待顯戮惶悚死罪死罪

上軍國機要事八條

臣竊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誣召懷昌等領愚無備陷沒今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

臣恐凶賊多端詐僞復設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者深恐圍畧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畧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為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懼急則人搖人搖則賊得其契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伏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

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感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或云此賊通使默啜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勅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以比類今國家為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管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水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隣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駭其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群是國所寶防備遠策良宜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

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
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
府庫虛耗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美厚矣及
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駭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
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
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
令忠賢効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
張立遇等喪律寔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
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為智任權者以傾巧為
賢群居雷同以殉私為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為愚陛下
又寬刑漏纓一作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奸宄滋多

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
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即今
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便發猶不及期况未
便發且日行不可百里若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
期懼罪逃散為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赴期亦恐不及
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况兵疲
不堪用吳廣陳勝為盜由此切急切急即目江南淮南
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可便勒
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船夫多是容戶游手墮業無賴雜
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
幽州去此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

糧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嘆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徼向一作至都糴納今儻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米必二百已上百姓必搔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子人檢點勾當知粗米見在虛寔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惟切勒赴限儻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為賊所圖切急切急楊玄感以此為亂寔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點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粗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為國瑕隙頗搖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二心若縱懷二姦亂必漸臣伏思即日山東愚人有亡命不事產

業者有遊俠聚盜者有姦豪強宗者有交通州縣造罪過者知此等色皆是姦雄國家又不以法制役之臣恐無賴子弟暴橫日廣上不為國法所制下不為州縣所轄又不從軍又不守業坐觀成敗養其姦心在於國家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降墨勅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採訪有粗豪游俠亡命姦盜失業浮浪富族疆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淳人安於太山一者以懼姦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須免奴稽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子弟自不敢為過昔漢祖征東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

有疆雄之勢蓋以此道是也夫亂群敗眾者惟在奸雄
奸雄既羈亂弊自息伏乞聖慈早圖之詩云無縱詭隨
武遏寇虐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
即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
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貪伏望
天恩賜給前件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
未敢虛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今聚十
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早克定恐所費彌廣山
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役特乞天恩乞臣所請

上軍國利害事三條

出使

臣伏見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
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人瘼甚大惠
也天下百姓幸甚臣竊以爲美夫未盡善也何以言之
陛下所以降明使豈非欲令天下黎元衆庶知陛下夙
興夜寐憂勤念之邪欲天下賢良忠孝知陛下夙興夜
寐思任用之邪欲使天下奸人暴吏亦知陛下夙興夜
寐務使除之邪陛下聖意必若以此而發使乎則臣愚
昧見陛下之使有未盡善也若愚臣所謂使者皆先當
准合持望爲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惻賢明足以
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疆禦明智足以照察奸非然
後使天下奸人思其明而不敢爲惡也天下疆禦憚其

古不敢爲過也天下英奇慕其德而樂爲之用也天下
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恩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論出使
故輜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
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爲非任朝廷有識者亦
不稱之夫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廷之人皆以輕之何
况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
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
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徒以爲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
使爲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
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
不擇人不擇人則其使非實其使非實則黜陟不明刑

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
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爾臣久爲百姓實委知之陛下
欲令天下黎庶知陛下夙興夜寢憂勤政化不可得也
故臣以陛下大失在於此也夫欲正其家者必先端其
本清其流者必先潔其源自然之符也國家茲弊亦已
久矣今陛下若不重選此使貴得其人天下黎元必以
爲陛下尚行尋常之政不能革此弊也則賢人必不出
貪吏必得志悍獨必哀吟天下百姓無荷賴於陛下此
使也臣不勝有願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使
有威重名節爲衆人所推者陛下因大朝見親御正殿
集百寮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

之意殷勤儆誠無敢或忒遂授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
京師而訪豸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臣必
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間天下家見而戶習也昔堯舜
氏不下席而天下理者蓋黜陟幽明能折中爾今陛下
方開中興之化建萬代之功天下瞻望與見聖政此之
一使是陛下為政之大端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
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
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鮮而數
撓之爾伏惟陛下察照

收宰

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豈非宰相

與諸州刺史縣令邪陛下若重此而治天下乎臣見天
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不得理也
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
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臣竊觀當今宰相已畧得其
人矣獨刺史縣令陛下獨甚輕之未見得其人是以腹
心雖安而手足猶病而天下至今所以未有大利爾臣
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澤
下明詔將示天下百姓必待刺史縣令為陛下謹宣之
故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
而挂墻壁爾陛下欲使家興禮讓吏勗清勤不重選刺
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邪愚臣竊見陛下未有舟楫而

欲濟河不可濟也臣比在草茅為百姓久矣刺史縣
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
得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為政者千萬家受其禍夫夫
一州禍福且如此况天下之衆豈得勝道哉故臣以為
陛下政化之首國之興衰在此職者也臣伏見陛下憂
勤政理欲安天下百姓無使疾苦然猶未以刺史縣令
為念何可得哉臣何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為念竊見
吏部選人補一縣令知補一縣尉爾但以資次攷第從
官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可以化人而拔擢見用
者縱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

人已囂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怪也所以
天下庸流莫不能得為縣令庸流一雜賢不肖莫分但
以為縣令庸流資次為選不以才能任職所以天下凌
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
為天子之令遣如此也自有國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
也豈不甚甚下一有可惜二字哉昔漢宣帝有言曰朕之所共理
天下者豈非良二千石乎故宣帝之時能委任矣伏願
陛下與宰相深知妙選以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
以安臣有計然甚鄙近來能著於書願陛下興念與明
宰相圖之以安天下幸甚幸甚

人機

臣聞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也故曰人不可使窮窮之則姦宄生人不可數動動之則災變起姦宄不息災變日興叛逆乘釁天下亂矣當今天下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自劍以南爰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汴河北則有滄瀛恒趙莫不或被饑荒或遭水旱兵後轉病疾疫死亡流離分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幸得陛下以仁聖之恩憫其失業所在邊境有兵戰之役一切且停遂使窮困之人尚得與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各復

其業獲以救窮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謂幸甚愚臣竊賀陛下得天下之機能密靜之非陛下至聖大明不能如此也愚臣今所以爲陛下更論天下之危機者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又說陛下以廣地疆武爲威謀動甲兵以事邊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機萬一聽之臣懼機失禍構則天下有不可奈何也詩不云乎人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然後使遐荒蠻貊自知中國有聖人重譯而入貢愚臣竊以爲當今天下之大計也伏惟陛下念之近者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自以爲威德廣大欲建萬代之業

動天下之衆殫萬入之力兵役相仍轉輸不絕北討胡
貊東伐遼人於是天下百姓窮困人不堪命機動禍構
遂喪天下此是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倭之臣異收
夷狄之利卒以滅亡者也隋氏之失可以殷鑒豈不大
哉伏惟陛下察之國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國之衆
半天下受其弊然遂事不諫當復何言陛下不以臣愚
勸蕘可採一賜召臣至玉陛得以口論天下幸甚

臣子昂言臣本下愚未知大體今月十六日特奉恩勅
賜臣紙筆遺于中書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敢不對揚
而孤負聖恩萬一無補死罪死罪謹率愚見封進以聞
塵聽玉階伏闕累息臣子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

臣聞聖人制事貴於未亂所以用成功光濟天下大業
臣伏見國家頃以北蕃九姓亡叛有詔出師討之田楊
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臣聞十姓君長奉詔
之日若報私讎莫不爲國家克翦凶醜遂數年之內自
率兵馬三萬餘騎經途六月自食私糧誠是國家威德
早申蕃戎得効忠赤今者軍事已畢情願入朝國家乃
以其不奉璽書妄破回紇部落責其專擅不許入朝便
於涼州發遣各還蕃部臣愚見竊爲國家危之深恐此
等自茲成隙何以言之國家所以制有十姓者本爲九
姓大歸服聖朝十姓微弱勢不能動故所以委命臣妾

為國忠良今者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莫知所
歸回紇余水又被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家所有今欲
掎角亡叛雖將邊疆惟倚金山諸蕃尚本傳為形勢有
司不察此理乃以田楊名妄破回紇之罪坐及十姓諸
豪拒而遣還不許朝覲臣愚以為非善御戎狄制於未
亂之長策也夫蕃戎之性人面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
亂蓋易動難安古所莫制也今阻其善意逆其歡心古
人所謂放虎遺患不可不察自臣 於甘州日見金山
軍首領擬入朝者自蕃中至已負其功見燕軍漢兵不
多頗有驕色察其志意所望殊高與其言宴又詞多不
順今更不許入朝謁疑以罪與回紇部落復為大讎此

則一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 狐讎之患懷不自安
烏駭狼顧亡叛沙漠則河西諸蕃恐非國家所有且夷
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往難追十姓無罪不
宜自絕今若妄破回紇有司止罪揚名在於蕃情足以
為慰十姓首領國家理合羈縻許其入朝實為得計今
北蕃既失虜不自安廟勝之策良恐未爾事既機速伏
乞早為圖之

臣伏見今年五月勅以同城權置安北府此地逼磧南
口是制匈奴要衝國家守邊寔得上策臣在府日竊見
磧北歸降突厥已有五千餘帳後之來者道路相望又
甘州先有降戶四十餘帳奉勅亦令同城安置磧北喪

亂先被饑荒塗炭之餘無所依仰國家開安北府招納
歸降誠是聖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竊見突厥者莫非
傷殘羸餓並無人色有羊馬者百無一二然其所以携
幼扶老遠來歸降實將以國家綏懷必有賑贍冀望恩
覆獲以安存故其來者日以益衆然同城先無儲畜雖
有降附皆未復矜蕃落嗷嗷不免飢餓所以時有劫掠
自相屠戮君長既不能相制以此盜亦稍多甘州頃者
抄竊尤甚今安北府見有官羊及牛六千頭口兵糧粟
麥萬有餘碩安北初置庶事草創孤城兵少未定威懷
國家不膽恤來降之徒空委此府安撫臣恐降者日衆
盜者日多戎虜桀黠必爲禍亂夫人情莫不以乘生爲

患今不以此粟麥不以此羊牛犬爲其餌而不救其死
人無生路安得不爲群盜乎群盜一興則安北府城必
無全理府城一壞則甘涼已北恐非國家所有後爲邊
患禍未可量是乃國家故誘其爲亂使其爲賊非謂綏
懷經遠之長策也且磧北諸蕃今見大亂亂而思理生
人大情國家旣開綏撫之恩廣置安北之府將理其亂
者以慰喻諸蕃取亂存亡可謂聖圖弘遠矣然時則爲
得事則未行何者國家來不能懷去不能制空竭國用
爲患於邊取亂之策有失於此况夷狄代有其雄與中
國抗行自古所病倘令今有勃起遂雄於邊招集遺散
收撫弱臣恐喪亂之家必皆景從此亦國家之大機

不可輕而失也機事不密則必害成聖人之至誠今北
番未定降者未安國家不早為良圖恐坐而生變乞得
面奏指陳其利害邊境幸甚幸甚

臣竊見河西諸州地居邊遠左右寇賊並當軍興頃年
已來師旅未靜百姓辛苦殆不堪役公私儲蓄足可憂
嗟頃至涼州問其倉貯性河六萬餘石以支兵防絕周
今歲雖云屯田收者猶在此外畧問其數得亦不多今
國家欲制河西定戎虜此州不足未可速圖又至甘州
貢其糧數稱見在所貯積者四十餘萬石今年屯收猶
不入計臣觀其衝要視其山川信是河西咽喉之地今
北當九姓南逼吐蕃二虜奸回凶猾未測朝夕警固頗

有窺覷甘州地廣糧多左右受敵其所管戶不滿三千
堪勝兵者不足百數屯田廣遠倉蓄狼籍一虜為盜恐
成大憂涼府雖曰雄藩其實已甚虛竭夷狄有變不堪
軍興以河西諸州又自守不足今瓜肅鎮防禦仰食甘
州一旬不給便至饑餒然則河西之命今並懸於甘州
矣此機一失深足憂危又得甘州狀稱今年屯收用為
善熟為兵防數少百姓不多屯田廣遠收穫難遍時節
既過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過二人力又少未入倉
儲縱已收刈尚多在野臣伏惟吐蕃桀黠之虜自為邊
寇未嘗敗衄頃緣其國有亂君臣不和又遭天災戎馬
未盛所以數求和好寢思邊兵其寔本畏國家乘其此

蘇故卑辭詐僞苟免天誅今又聞其贊普已擅國權上下和好兵久不出其意難量比者國家所以制其不得東侵實由甘涼素有蓄積士馬疆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勢不能動今則不然甘州倉糧積以萬計兵防鎮守不足威邊若使此虜探知潛懷逆意縱兵大入以寇甘涼雖未能劫掠土人圍守城邑但燒甘州蓄積蹂踐諸屯臣必知河西諸州國家難可復守也此機不可一失一失之後雖賢聖之智亦無柰何臣愚不習邊事竊謂甘州宜便加兵內得營農外得防盜甘州委積必當更倍何以言之甘州諸屯皆因水利濁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時四十餘屯並為奧故每收穫常不減二十萬但

以人功不備猶有荒蕪今若加兵務窮地利歲三十萬不為難得國家若以此計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數年之間百萬之兵食無不足而致倉廩既實邊境又疆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積不涸之倉事非虛言也



